

# 2009 香港出版現況

高玉華 ◎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副館長

2009年的香港書展，因靚模事件（注1），鬧得沸沸揚揚，不單成爲互聯網上的熱門話題，更成爲國際新聞。有人認爲事件令香港出版界蒙羞，有人以爲這正反映香港出版自由、包容及多元化。究竟香港出版的實況如何？香港書展有何特別的地方？

## ✿ 香港出版市場較細小

香港出版數量，遠遠不及臺灣及中國大陸。以中文書爲例，2007年香港出書籍9,878種，臺灣42,018種，中國大陸248,283種；2008年則分別是香港8,818種，臺灣41,341種，中國大陸275,668種。可見香港出版量在兩岸來說，相對的薄弱。然而因成立簡單註冊容易，香港的出版社數量其實不少，高峰期有3,000多家，但稍具規模每年出書超過100本的出版社不足20家。

香港出版的書籍，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材佔一半以上。因爲學生上學必備，所以銷量和營利都很可觀。教科書以外的出版，在香港銷路很一般。《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指出，新書可以銷售2,000本以上的，在香港便算暢銷（注2）。香港作家關麗珊新近出版的小說首半年賣出五千本，在香港來說已算很不俗，但她仍慨歎作者「無法超越香港出版市場的限制。」只因爲「嘔心瀝血寫本書只賣一、二千本，輕輕鬆鬆寫的可多賣幾倍」（注3）。是的，一些嘩眾取寵的作品，或照片多而文字少的寫真集，卻可銷售過萬本，的確是會令認真寫作的作者心冷。

誠然，香港市場小是先天因素。人口七百萬的城市怎能和二千多萬人口的臺灣及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相提並論呢？在兩岸都有知名度的香港文化工作者梁文道坦言：如他有新書出版，首選中國大陸，次選臺灣。事實上，他以港人的角度去寫中國大陸時事的《常識》，便在大陸印行了十六萬本。《我執》及《噪音太多》，也共印刷了接近三十萬本，這是香港的出版市場無法做到的（注4）。

現時香港的出版傾向於商品化，香港不少讀者追求潮流及通俗，不大接受純文字的出版物，熱銷的書籍不少是心理分析、商業金融、旅遊保健、投資理財類，或文字少而圖片多的消閒刊物。不少純文學作者如韓麗珠都轉到臺灣出版新書，因爲「香港沒什麼人在意文學，所謂銷量好的書不過賣出幾百本。因此寫作是一條孤獨的路，更不可能靠此爲生！」（注5）



## ✿ 香港仍有一定的讀者基礎

香港出版市場真的無可為？那也未必，以老牌雜誌《讀者文摘》中文版為例，每期訂閱量為18.8萬，其中12萬訂戶來自臺灣，4.77萬為香港訂戶（注6）。以人口比例來說，並不弱於其他地區。它的總部設在香港，是公認的健康讀物，大中小學及公共社區圖書館必備的雜誌。還有，香港仍有不少書迷，他們除了留連香港書店外，也會越境追逐好書。從前香港書迷到訪廣州的北京路和臺北的重慶南路，今天是廣州深圳的書城和臺灣的誠品。他們會趁週末假期，赴鄰埠專誠購書。

此外，消閒書刊在香港亦有很大的市場。根據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HKABC）公布經核實的雜誌銷量，銷量最高的是週刊《東方新地》，2008年下半年每期平均銷量為174,187冊，第二位為《忽然一周》，平均銷量162,376冊。這些兼娛樂新聞、時裝美容、健康保健、潮流消費等資訊於一身的綜合雜誌的銷量，反映香港本土出版的市場絕不小。當然，這類被稱為「八卦雜誌」的富有本土色彩、非嚴肅的刊物，難以打開其他華文地區市場，不過它們的讀者群除本地讀者外，也包括散居各地的港人移民。八卦雜誌是他們在彼邦茶餘飯後的話題及解鄉愁的良藥，所以才有這麼高的銷量。

## ✿ 香港中西兼容、出版自由

香港早年是一個移民城市，英國的殖民地；今天是一個中西薈萃的都會。對本土及外來文化，向來相容並蓄。世紀初：它是孫中山，梁啟超，康有為的思想靈感的來源之地。30、40年代，蕭紅、夏衍、王丹鳳、鄭振鋒等現代作家都曾南下在香港留下足印。許地山、朱光潛、張愛玲等均曾任教或受教於香港大學。五、六十年代，南來的金庸、倪匡更在這城市用他們的筆，開創出一片新天地。武俠小說和推理小說，經歷無數次重印、再版、甚至盜版，到今天仍是出版商手裏會下金蛋的鵝。但不要忘記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大陸、臺灣都曾是禁書，到後來才解禁。

大陸對出版審查批核向來嚴格。直至今日，圖書進口仍要經部門審批，到訪大學及公共圖書館的港臺書室需有特殊許可。今天臺灣出版寬容自由，不過在1987年以前也不鬆懈。70年代，香港出版的《明報月刊》、《七十年代》等在當時便被界定為「禁書」。詹宏志回憶大學時代，他們接觸「禁書」是由香港僑生用報紙包裹帶來臺灣的；他讀的第一本陳映真小說，也是香港「小草叢刊」獨立印行的（注7）。在90年代以前，臺灣人在香港購買到大陸出版的簡體字圖書也是不方便帶回家的（注8）。相對來說，香港除了對成人讀物有年齡限制外，對一般出版品少有禁制，因此香港出版人、作者、讀者向來都可以兼收並蓄。而且港人自少受中英雙語訓練，既可吸取中國傳統和現代文化精華，也可吸取西方文化的營養。其中「二樓書店」為港人提供文化營養，也出了不少力氣。

散佈在香港鬧市樓上的「二樓書店」，多是小本經營，由愛書的店主選售來自大陸臺灣的文史哲及小量的西方書籍，製造「一種無懼商業文化宰制的知識氛圍」（注9）。例如，成長於80年代的香港作家是受到臺灣現代文學的啓蒙和滋養。張系國、白先勇、瓊瑤等臺灣作家，是港人熟悉的名字。而香港作者及出版人亦在二樓書店裏找到他們生存的空間。「夾雜在中臺兩地的出版物之中，還有各種香港知識份子自己的小量出版或自主出版」（注10）當中不少是為理想及興趣，甘冒賠本的風險出版的。香港出版物的選題比大陸臺灣兩地相對「更前衛，視野更寬廣，觸角也更敏銳」（注11）。這和香港社會兼容並收，從來未有言禁，學術出版及流通向來自由不無關係。

因此，香港出現過不少好作家和出版品，但能否熱銷，除了作品本身的質量，也取決於作者知名度、出版社的支持度、有否名人推介、是否當時流行風尚或熱門話題……。有些好作品就因缺乏推介而湮沒無聞。誠如香港詩人也斯所說：「香港也有不少好的文學作品，但就是沒有足夠的資源做推廣。」（注12）當中也有很成功的例子，金庸、梁羽生、倪匡、亦舒、李碧華、董橋等在華文世界響噓的人物，他們都是以香港作為出版基地而卓然成大家的。章詒和很喜歡香港，除了她個人的歷史因素以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想看的書，不少是香港出版或在香港購買的！」（注13）

可見香港出版市場雖有不足的地方，但因為社會自由兼容，讓作者有發展的空間和機會，故也讓香港在華文出版舞臺上，佔一個雖小但不可或缺的地位，被譽為「中國文化的橋頭堡」（注14）。

## ✧ 禁書樂園

橋頭堡這個稱譽，相信也和不少華文尤其是大陸的敏感題材，可在香港不經刪改完整出版，或只能在香港出版有關。例如賈植芳的《獄裏獄外》在大陸出版時不能避過「班班斧痕」，賈先生原本編入夫人任敏的〈青海勞改記〉，也整篇被刪。賈先生只得託張立川在香港出版一字不刪的原作（注15）。又如葉永烈的《解密朝鮮》，大陸版遭刪去三分之一才可出版，香港版則是三十萬字的全文版（注16）。在大陸被列作禁書的更多不勝數，既不能出版，也不能發售。近期香港天地出版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新世紀出版的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以及香港天地出版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灣版由天下雜誌出版）都不能在大陸流通，在香港卻賣至數度斷市。搶購者當中，不少是來港自由行的大陸旅客。禁書暢銷，自然帶動出版業及書業。甚至有人認為大陸人支撐起香港的圖書出版行業，讓「香港背後依靠著一個龐大的潛在的讀書市場，即中國大陸十多億人」（注17）。不難發現不少書店都開在商舖林立的遊客區如銅鑼灣和旺角，方便大陸自遊行購物之餘也購書，「禁書」都放在書店的大堂正中。縱使書店開在樓上，因位處鬧市，租金絕不便宜，可見銷售額有一定的保證。



## ✿ 香港書展為香港出版業注入養分

2009年的香港書展因靚模事件，聲聞海內外。然而除靚模外，香港書展其實是有不少元素值得留意的。北京和臺北書展都設有專業場，唯獨香港書展不設專業場，天天都開放給公眾。每天開放時間也最長，周末晚上更至子夜十二時。

在兩岸來說，香港書展也是人氣最盛的地方，據統計有90多萬人次入場，其中一萬人來自大陸、澳門、臺灣以及美加澳紐（注18）。香港人口700萬，平均每九個香港人就有一人去過書展。書展展期七天，但早於展期前數星期，書展廣告便充塞便利店地鐵車站，報刊電視互聯網都滿佈有關書展的報導和評論，港人在該段時期的話題也是圍繞著書展，書展被打造成全城的文化嘉年華。

其實香港書展也頗多元化，2009年的書展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參展商共500多家參展，主題館有15個，包括書刊館、兒童天地、年青人天地、宗教坊、多媒體區、文儀及印刷品館及國際文化村等，還有200多個文化節目，適合各年齡各階層的人士。參加新書推介會、學術講座的人數也很踴躍。據馬家輝觀察，文化講座出席人數絕不少於靚模的粉絲和圍觀者：「北京作家止庵談張愛玲，來了200多人；董啟章和黃念欣談香港文學館，來了100多人；臺灣作家朱天心談寫作吶喊，來了100多人；……臺灣評論家楊照談小說書寫，來了200人……楊逸、王強、麥家、韓麗珠、也斯、李歐梵、陳平原、鄭培凱、賈樟柯的文學文化講座，每場皆見人潮……」（注19）。主講者很多都是華文世界的重量級人物，講座提供作者和讀者交流的平臺。可惜是次書展焦點竟落在其中一個小插曲的靚模上，傳媒渲染力量真的不能小覷。

總的來說，香港書展是了解香港書業及出版情況最佳最全的地方，書商都趕在書展推出新書，不少港版書都在這時出版，是香港書業最繁忙熱鬧的時候。事實上，書展的圖書銷售額，佔香港本地全年圖書總銷額一半以上（注20）。書展招來不少平日不逛書店和少買圖書的讀者，他們逛書展後，大包小包的把書帶回家，故此書展成為香港書商必守的險灘。故此香港出版市場雖小，但因向來兼容自由，加上有書展作為平臺，讓香港出版業在狹縫中仍找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 注釋

1. 「靚」原字是廣東話的「口靚」。口旁加靚，幼嫩的意思。靚模是香港潮語，指未受過正統模特兒訓練，身材比標準模特兒矮10厘米的少女模特兒。靚模在2009年的香港書展推出性感的寫真集，更在書展辦簽名會，目的引起注意和收宣傳之效。香港書展只允許展銷「非淫褻及非不雅」刊物，展場內的寫真集都是通過檢查的。然而有人在facebook網上組成反對靚模聯盟，短時期便招集了逾41,000名會員。他們的口號是「抗議書展垃圾化，請靚模滾出7月香港書展」。書展主辦當局未有禁止靚模到書展會場，但把展銷區和簽名區分隔，並要求她們不要穿著性感衣服出席簽名會。

2. 徐柳媚（2009年7月8日）。香港書展熱背後的思考。深圳特區報，頁D01。
3. 關麗姍（2009年8月6日）。五千與二十之間的掙扎。太陽報（香港），頁C01。
4. 反思書展20年（2009年7月20日）。蘋果日報（香港），頁E02。
5. 林欣誼（2009年2月15日）。大國陰影下香港文學圈守著孤獨。中國時報，B1版。
6. 讀者文摘不敵海嘯 申破產保護（2009年8月19日）。香港經濟日報，A12版。
7. 林欣誼（2009年6月13日）。香港書展座談 臺港文化一家親 馬家輝、梁文道經驗談。中國時報，A20版。
8. 閱讀香港之三（2009年6月25日）。壹週刊（臺灣），422，頁A124。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李慧敏（2009年10月20日）。出版人企劃電子時代 法蘭克福書展直擊。香港經濟日報，頁C05。
13. 章詒和（2009年7月26日）。樹上那些堅守到最後的果實。蘋果日報（香港），頁E02。
14. 劉楚漢（2009年10月16日）。毛澤東看今朝：余秋雨是黨的喇叭。太陽報（香港），頁A48。
15. 張立川（2009年3月22日）。憶賈植芳先生二三事。大公報，頁C04。
16. 葉永烈（2009年10月）。六十年寫作的艱辛。開放雜誌，274，頁39。
17. 江迅（2008年8月）。香港書海與人海交織傳奇。亞洲週刊，22(31)，頁40。
18. 江迅（2009年8月）。多元創意文化盛宴香港書展世界第一。亞洲週刊，23（31），頁23-26。
19. 馬家輝（2009年7月28日）。總有改革的理由——明年的香港書展往哪裏走？明報，頁A06。
20. 老駒（2009年8月30日）。香江訪書記。東方早報，頁T15。